

第一章 胖子一家

德勇侯府最西邊的一座小院裡，天才濛濛亮時，後角門外傳來三下叩門聲，警覺的老僕將門門一抽，拉開一條小縫，略有些昏花的眼小心翼翼地看著門外。

門外站著一個褐衣短襟的高壯漢子，袖子挽到手肘上，露出結實的麥色手臂，那人橫眉虎目、雙唇緊閉，單手提著一個布袋。

他的髮間似有水氣，剛冒出的鬍碴上隱有水珠，想必是早起候在城外，見城門一開便進了城，才會在這個時辰出現在侯府門外。

老僕人一見來人，立馬認出正是自家二夫人的親哥哥，也只有他會在這個時辰敲響西院的角門，他那雙皮包骨的手趕緊將門大打開，恭敬的說：「舅老爺，您來了，趕緊進來吧，老奴這就去知會夫人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

高壯漢子將手中的大布袋子遞給老僕，老僕雙手接過漢子遞過的布袋，入手沉甸甸的，不由得喜道：「舅老爺，要不，您進來喝杯茶、歇歇腳吧？」

高壯漢子抹下臉上的水氣，看看漸明的天色，「不了，早市已開，攤子上離不了人。」

「欸，那舅老爺您慢走。」

「嗯。」

見高壯漢子大步地走遠了，老僕才將門關緊，樂顛顛地將大布袋子交到灶下，灶下的王婆子打開布袋，見裡面有一隻豬後腿另加心、肝、腸，她笑得臉上的褶子都成了一朵花。

她手腳麻利地將東西歸置好，馬不停地趕到主院，隔著門外的簾子歡喜地回報，「二夫人，舅老爺剛才送來一隻後腿肉，還有一些心、肝、腸，奴婢已歸置好。」

「哈哈。」裡面傳來一個爽朗的男人笑聲，「好，大舅哥這肉送得及時，正好午膳就弄個紅燜肉、燉肘子，再加一個溜肝尖兒。」

緊接著一個婦人的聲音又響起，「另加一個釀丸子。」

「好的，二夫人。」

王婆子得到主子的答覆，邁著雀躍的腳步下去了，二夫人大方，這些好肉好菜他們也能跟著沾點光，打個牙祭。

府裡現在是大房的世子夫人管中饋，每日送來的定例肉菜只少不多，就連嫡出的三房那邊都鬧過幾回，主子都不夠吃了，何況他們這些下人？但幸好二夫人的娘家時常接濟，所以他們二房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。

門簾後面的臥房內，二夫人丁氏從榻上起身，坐在梳妝臺前，瞪一眼差點占了大半個榻的丈夫，錦被一蓋，好大的一坨。

正對面的牆上掛著兩把寒光熠熠的刀，一把是剔骨刀，一把是剁肉刀，丁氏朝丈夫飛個眼兒，「昨日珊姐兒還嚷著吃那一口，今兒個我大哥就送肉過來，倒像怕外甥女嘴饞了。」

二爺南宏俊笑了起來，掀開錦被，下榻穿衣，抬頭看著牆上的兩把刀，莫名地感到安心，滿是肥肉的臉將眼睛擠成一條細縫，「這幾天吃得嘴裡都能淡出個鳥，

還是大舅哥深知我心。」

丁氏將一朵珠花插在頭上，嬌嗔一口，「呸！」

門外站著一位少女，約十五歲左右，她不像時下的姑娘小姐一樣的纖細嬌美，全身肉乎乎的，但膚色如桃花般白裡透粉，恍若滑嫩的豆腐，半點毛孔都看不見。

聽見裡面的聲音，她敲了敲門，「爹、娘，你們起了嗎？」

少女名喚南珊，是南二爺和丁氏的長女，在府中行三，因著南二爺是庶出，所以她這個嫡女還比不上嫡系庶女。

丁氏的大丫頭留香將門打開，笑吟吟地對她行禮，「三小姐，夫人已經起身。」她噤噤的跑進去，見她爹正含笑看著自己，開心地挽著他的手，「爹，珊兒的釀丸子今兒個可有得吃？」

南二爺點點閨女胖乎乎的鼻頭，「有的，小饞蟲。」

父女倆相視一笑，眉眼一般無二，鳳眼高鼻、紅唇微翹，只可惜臉上的肉太多了些，將原本精緻的五官擠得略微變形。

南珊不依，撒嬌道：「女兒是小饞蟲，爹您是大饞蟲。」

「哇，那琅兒是什麼？」

一個小小的、圓滾滾的身子跑了進來，一頭紮進丁氏的懷中，圓溜溜的黑眼珠不滿地看著父親和姊姊。

丁氏捏著他肉嘟嘟的臉蛋，「你呀，是小小饞蟲。」

五歲的南琅拍起手來，歡呼道：「哇，好哦，爹是大饞蟲，姊姊是小饞蟲，琅兒是小小饞蟲，咦？那娘是什麼？」

南二爺一把將兒子從妻子的懷中抱過來，促狹地回了一句，「你娘是母饞蟲。」

丁氏長得壯實，不似現下嬌弱如風的婦人，從面相上看也算不得是個美人，濃眉大眼，滿臉的英氣，她聽著丈夫的話，做勢要捋袖子。

嚇得南二爺做出害怕的樣子，抱著兒子開溜，惹得丁氏哭笑不得，她是殺豬人家的女兒，自小便將剝肉刀耍得比繡花針還要順，當年整個流仙鎮誰人不識丁家殺豬的大姑娘。

可南二爺卻對揮舞著雙刀的她一見鍾情，要死要活地逼得父親德勇侯鬆了口，如願以償將丁氏娶回家。

南珊等母親裝扮妥當，母女倆往灶下走去。

灶下，王婆子及一個粗使僕婦正在分理肉菜，而丁氏看著角落裡的那一筐子青瓜綠菜，她並不纖細的手往那筐內翻弄幾下，見真的連半點葷腥也沒有，她站起身，眼中冒著怒火。

王婆子小心翼翼地看著她的臉色，回道：「二夫人，這是今日大廚房那邊送來的定例。」

「哼，這是將我們二房的人當兔子餵。」說完，丁氏大步朝正院方向走去，南珊連忙跟了上去。

正院內，德勇侯府的世子夫人魏氏正和管事們對著帳，見丁氏氣勢洶洶地走來，

她使了一個眼色，管事們便依次退了出去。

「看把弟妹急的，究竟出了什麼事兒竟如此上火？」魏氏淡淡地問著，眼皮子低垂，一身朱色的交襟束腰纏花長裙越發顯得她端莊，她長得正是時下標準的美人，柳眉尖臉、面白眼大，雖是三十多的婦人，可養護得好，與那二十來歲的女子並無甚差別。

她輕撫下衣袖，袖口處用暗線繡的梅花便顯了出來，光潔的額頭抬起，一派高貴冷豔，纖細的手端著杯子輕抿一口茶水。

丁氏看著魏氏的作派，輕笑一聲，「大嫂這茶聞著味兒就知價值不菲，看來府中也不是沒有銀錢，那弟妹就覺得奇怪了，為何府中要如此節省，連口肉都吃不起？」

「弟妹說的是哪裡話，咱們德勇侯府再不濟也是有頭有臉的世家，怎麼可能短了主子們一口吃的？」

「大嫂這樣說，我就將心放到肚裡了，不知是下人忘記還是有人使壞，我西院最近幾日分到的定例米菜為何全是素菜，葷菜竟是半點不見？」

侯府裡現在是魏氏管家，侯爺夫人雖已退居佛堂清修，可之前卻定下規矩，不必全由大廚房派飯，所以府中的三房人都在自己的院子裡起了灶。

廚房歷來是世家後宅中油水最多的地方，老夫人有規矩，明面上魏氏自然不會違背，可她也有招，不吃同一灶，那就每日派定例米菜，如此一來，照樣能扣下不少抽頭。

魏氏聽見丁氏的質問，不緊不慢地放下手中的杯子，狀若憂心，語重心長地道：

「弟妹可是冤枉我了，不過不送大肉倒真是我的吩咐。我這不是看二爺與珊姐兒實在是胖得太不像話，才狠下心讓他們刮下油水，希望能瘦下來，實在不知弟妹會因此誤解於我。」

丁氏反笑道：「大嫂的好心，弟妹心領，可是我們家二爺和三小姐就是個無肉不歡的嘴兒，妳讓他們吃素可真是了命了，想來大嫂也不忍心他們絕食不吃吧？」

「那是自然，既然弟妹執意如此，我也無話可說，明日起肉菜全有，總不能真讓二爺和珊姐兒餓肚子。」魏氏說完一歎氣，似是低喃，「二爺還好，珊姐兒那般模樣，笑起來眼睛連個縫兒都找不到，往日裡出個門還惹得其他姊妹受人嘲笑，將來議親可如何是好？」

「這就不用大嫂操心了，我們家珊姐兒年歲還小，再長大些，抽了條就好了。」

丁氏可看不慣那些個風吹就倒的大家閨秀們，為著他人讚一句楊柳腰，生生將自己瘦成一根竹竿，她真瞧不出美在哪。

見丁氏這副油鹽不進的樣子，魏氏也懶得與她磨嘴皮子，不鹹不淡地回一句，「但願如此吧。」

丁氏得了準信，也不想再看魏氏的嘴臉，昂著頭走出去。

魏氏身邊的婆子朝著丁氏的背影撇了下嘴，心道：不過是個殺豬的屠戶女，下作的賤業人卻如此好命，嫁進侯府當了二夫人，接著又想到二房那肥碩的一家子，譏笑一聲。

在院子外面等著母親的南珊此刻正蹲在地上，百無聊賴地盯著草叢中的一隻螞蟥

瞧，那螞蟻馱著一個比自己身體大幾倍的飯粒，小細腿爬得歡快。

南珊看得興致起來了，越來越聚精會神。

正院的丫頭們或略帶鄙夷地看著她，或是翻個白眼，人人都說三小姐又胖又呆，今日一見果然如此，那地上是有花兒不成，硬是瞧了半個多時辰，連屁股都沒挪一下。

只見那小螞蟻慢慢地爬進一個小洞，身影消失在洞口，南珊這才直起腰，圓滾滾的身子晃了一下，蹲得久了有些頭昏。她伸長脖子往正院裡張望，見丁氏帶著得意神色大步出來，立馬跑到母親身邊，母女倆會心一笑。

旁邊的來路上，世子院裡的小廝正領著一個男子往這邊走來，與南珊母女碰個正著，南珊從母親身後探出腦袋，正好看清他的相貌。

他面如傅粉，劍眉入鬢，如寒星般的眸子裡帶著淡淡的陰鬱，眸光一掃，只看見一個胖乎乎的姑娘傻傻地看著他，這才收起眼中的厲色。

只這一眼，把南珊驚得又躲到丁氏身後，心下嘀咕，這男子必定是個狠角色！

男子一個轉身，衣擺一甩，頭上的髮帶隨風飄動，姿儀如松。

他一進正院，魏氏立馬換上慈愛的笑容，男子修長的身子站得筆直，一身青色的衣袍，烏髮高高地束起，紮著一條同色的髮帶，髮帶垂下。

「見過世伯母。」

魏氏擺手，示意他坐下，「蔣賢侄不必多禮。」

男子依然站立不動，屹立如山般，看得魏氏心中萬般不是滋味，真是個錚錚男兒，可惜了！她也不多勸，問道：「蔣家遭此大難，讓人惋惜不已，如今學士府被封，你們意欲在何處落腳？」

「世伯母，家父已讓人將祖宅收拾好，我們正準備搬過去住。」

魏氏似憐惜般歎了口氣，「那就好，總算有個安生之所。蔣家突然遭變，等陛下火氣消了，怕是還會重用蔣公，伯母知你是個好孩子，如今蔣家正是困難之際，還忘世侄不要推辭我的一番心意。」說著從袖中拿出幾張銀票就要塞到男子手中。男子推拒著，一臉正色，「伯母，萬萬使不得，家父有訓，蔣家子弟寧可吃糠嚥菜也不能接受他人的憐憫贈予，世伯母的好意，伯昌心領便是。」

魏氏佯怒道：「你這孩子，這都什麼時候了還講那些個骨氣，蔣公也真是的，骨氣能當飯吃嗎？」

見魏氏說到父親，蔣伯昌不語，雙手後垂在兩側，對那些銀票不為所動，淡然道：

「我蔣家遭此大難，萬不祈求南大小姐現在嫁過去，小侄也斷不會在此時提迎娶之事，待日後小侄高中，東山再起之時再來議親。」

聽到這話，魏氏的神色變幻莫測，目光略微複雜地看了一眼身形筆直如松的青年，論長相才氣，蔣家大公子真是個不錯的兒郎，這番氣度更是沒有幾個世家子弟比得上，可再如何品貌俱佳，一落難便什麼也不是。

蔣公因主立太子一事，惹怒了陛下，陛下一氣之下將之革職，但並未絕了蔣家子孫的後路，天子之意無人可以揣測，只是要等蔣大公子日後中舉翻身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，她的瑾姐兒哪裡等得起？

再說了，以瑾姐兒的長相才情，蔣家尚未犯事之前她都覺得配不上，何況是現下的模樣，此事還得另外謀算。都怪公爹早早替瑾姐兒定了親，否則也不會有這些糟心事！

如今皇后所出的四皇子府中無正妃，瑾姐兒年歲正好，生得是一等一的貌美，加上瑾姐兒是侯府嫡出大小姐，父親是世子、將來的德勇侯，身分上自然也是配的，又有京中第一才女的名頭，要說她沒有想法那是不可能的，可偏偏又有蔣家這門親事，著實讓她心煩。

眼下蔣家剛出事，若她此時退親，生怕被人戳脊梁骨，連累侯府的清名受損，波及瑾姐兒的名聲，看來此事還得另想法子才行。

蔣伯昌對著魏氏一拱手，「世伯母，因著搬家一事，雜事甚多，小侄告辭，等安頓下來改日再登門拜訪。」

魏氏正好不想談和親事有關的話，便順水推舟，「那我就不留蔣賢侄了，若蔣家有什麼需求，儘管來侯府。」

「多謝世伯母。」

望著男子修長的身影消失在院外，魏氏的臉色淡了下來，意味不明地看著桌上的杯子，心中漸有了對策。

那邊，丁氏帶著女兒雄糾糾地回到自己的院子，南二爺早在門口候著，見著母女二人，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，胖胖的手掌對著丁氏豎起大拇指，「夫人出馬，勢如破竹。」

「哼，大嫂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，眼皮子淺的，光盯著廚房這塊地撈銀子。」

世子夫人魏氏是誠意伯的長女，誠意伯本是個破落的行腳商人，因娶了放出宮外的宮女李氏為妻，才封的伯爺。

李氏早年在宮中與護國夫人孟氏交情很深，兩人是同時入宮的宮女，滿二十五歲時，李氏被放出宮，孟氏被選為太子的褓姆，等太子繼位後，他感念孟氏的養育之恩，封孟氏為護國夫人。

孟家一時間成為帝京新貴，孟氏的哥哥孟進光原本不過是小小的內閣中書，卻一躍之間成了侯爺，女兒嫁入宮中後他成了國丈，又被封為鎮國公，至此，孟家成為京中第一顯貴。

與孟氏一直有交情的李氏也跟著沾了光，丈夫被封了誠意伯，雖無實權，可到底是個伯爺，子女的身分也跟著水漲船高。

魏氏早年跟著父母過著普通的商戶日子，李氏當過宮女，不甘心女兒只做個商戶女，專門請了女先生教其詩詞書畫。

魏氏年輕時頗為恃才傲物，又有商人重利的一面，骨子裡的小家子氣怎麼也改不了，做了多年的世子夫人，面上越發冷傲，精打細算昧銀子的毛病也越發變本加厲。

丁氏冷哼，就這樣，大嫂還最愛聽別人說她是世家貴女，呸！

南二爺將女兒南珊擠到一邊，往自己夫人跟前湊，「聽說妳們回來的時候，在正

院門口碰到一個外男？」

丁氏詫異地看了丈夫一眼，「你的消息倒是快。不錯，長得很俊的一位公子，看著教養很是不錯，怎麼，你知這人是誰？」

「能這個時候上門，還能入正院讓大嫂接見的，怕只有蔣家的公子了。」

蔣家？丁氏想了想，不錯，應該就是他。

南珊也聽出味兒來，蔣家？不就是剛犯事、被革了職的蔣大學士一家子，那蔣公子可是與大從姊定了親事的。

夫婦二人瞧著女兒，見她一臉茫然，交換一個眼色，蔣家公子上門必是為了親事，大嫂為人精明勢利，如今蔣家失勢，這親事怕是有變。

誰人不知幾位皇子都到了選妃的年紀，聖上早就有意在貴女中擇媳，更隱隱有消息流出，說今年怕是要大選了，大嫂許是打著天家的主意呢。

當今陛下已是不惑之齡，宮中有好多年沒選秀了，今年若有大選，必是為了成年的皇子們選妃的。

今上有五子，幼子尚在襁褓中，生母是樂貴妃，因著年紀太小，暫且不提，二皇子早年夭折了，其餘三位皇子都成年。

大皇子二十整，溫和謙禮，為賢妃所出。賢妃是今上的引事宮女，兩人自小一起長大，情分非同一般，縱使賢妃年歲不小了但聖寵一直不斷。

大皇子去年已經大婚，娶內閣首輔韓大人的孫女為妻，府中兩名側妃之位還空著。三皇子十八，宮人所出，生母早逝，傳言性子怪僻、性情殘暴，剛出宮立府時，孟皇后派去的宮女們一夜之間被他殺的殺、賣的賣，弄得孟皇后氣得躺在榻上直叫心口疼，可陛下只讓人又送去一批太監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四皇子比三皇子小三個月，正經嫡出，孟皇后親子，自出生起便一直是呼聲最高的儲君人選，加上外祖父鎮國公和姑祖母護國夫人兩位大靠山，似乎對太子之位唾手可得。

這兩位皇子府上都無正妃，陛下有意為子選妃，近一年來，京中的嫁娶明顯少了很多，但凡有適齡姑娘的世家都盯著這塊呢。

大皇子占長，四皇子占嫡，都是太子的候選人，朝堂中為著立儲一事鬧得不可開交，蔣大學士死諫立長，請立大皇子為太子，不想惹怒陛下被摘了官帽。

陛下以雷霆之勢處置了蔣家，眾人私下猜測，怕是四皇子才是陛下心中的儲君之選。

果然不出兩日，府中關於蔣家的事情便有了新的說法，對於侯府與蔣家的親事說詞模糊起來，下人們議論紛紛，蔣大公子在此時上門，其他人家都避之唯恐不及，為何侯府還將他視為上賓？是因為兩家確實有姻親，只不過當時侯爺答應的，是府裡嫡出的小姐與蔣家大公子的親事，可具體是哪一位小姐卻並未指明。

丁氏聽聞，譏笑一聲，大嫂將別人都當傻子，訂親時，府中只有大小姐一人出生，不是她還能有誰？那神神祕祕將消息散出來的丫頭，不就是魏氏院子裡的嗎？

這些個大家小姐們慣會耍弄這些文字把戲，想來不出多久，那與蔣家訂親之人就不會是大小姐南瑾，更不是同為嫡出的四小姐，最後只能是自己的女兒了。

前幾日匆匆一瞥，丁氏見那蔣家公子確實儀表不凡，若真配她家珊姐兒……她心中暗自肯定，論才華氣度倒也是可以，只不過她嚥不下這口氣。

正想與丈夫商談，卻見南二爺默不作聲地盯著她，細長的眼中精光四射，把丁氏看得納罕不已，自家二爺平日裡對什麼都不太在意，無論何時都是一副暈乎乎的模样，不想竟也有精明的時候。

南二爺看著妻子雙眼癡望的樣子，咧嘴一笑，眼越發眯成一條縫，胖乎乎的手敲一下她的頭頂，「蔣家這門親事不要想，趕緊想法子頂回去。」

丁氏英氣的眉一皺，「為什麼？我瞧那蔣公子長得儀表不凡，配咱們珊姐兒絕對可以，不過是暫時落難，以他的才智，總會有翻身之日。」

她略帶不解地望著自己的丈夫，自家的事自己知道，二爺是個白身，雖是侯爺的次子，卻是庶出，且無甚才能，一直閒著無所事事，雖說母不嫌兒醜，可他們的珊姐兒著實太胖了些，實在不能違心地說是個美人兒，能找到蔣公子這樣的姑爺，便是他成了庶民都是高攀。

「蔣家本就是清貴之家，現下成了庶民，日子怕是不會好過，珊姐兒無肉不歡，真嫁過去肯定會受罪，妳這個當娘的能看著女兒受苦？」

也是，她怎麼沒想到這呢？丁氏看著笑咪咪的丈夫，越發覺得丈夫雖是看著不管事，可大事上從來沒有糊塗過，看事就是看得比她通透。

南二爺見妻子明白過來，眼中劃過一絲精光，如今聖意未明，蔣家站隊太早，跳得太歡，疾風吹勁草折，若將來大皇子成事，那蔣家確實會有巔峰的一天，可現下看來，四皇子的可能性更大些。

蔣公子再好，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內，他萬不會拿珊姐兒的終身做賭。

第二章 帝京第一才女

被南二爺點撥過的丁氏拾掇一番，帶著留香風風火火地殺到正院，魏氏正和三夫人符氏坐在廳中，見著殺氣騰騰的丁氏只覺頭皮發麻，這個二夫人可是個混的，鬧起來大家都沒臉。

「二弟妹，妳這麼急衝衝的，所為何事？」

丁氏也不等魏氏招呼，一屁股坐到符氏對面，「大嫂，弟妹我性子魯直，不懂那些個大道理，也不懂得拐彎抹角，我只問大嫂，為何府中最近流言四起，竟說與蔣家訂親的人不是大姑娘？弟妹就不明白了，不是大姑娘難道是四姑娘？」

符氏神色一僵，「二嫂混說什麼，我們家琬兒可是姊妹中年紀最小的，斷沒有趕在姊姊們前面議親的道理。」

丁氏似是鬆口氣，自顧自地倒茶喝，「那我就放心了，初聽時真是嚇了我一跳，四姑娘年紀還小，怎麼可能早早訂親，怕是大家誤傳，與蔣家訂親之人準是大姑娘沒錯。」

魏氏的臉色難看起來，面皮泛起青色，眼神中全是不快，朱紅色的唇動了動，竟不知如何搭話，只能喝口茶水掩飾，心中將丁氏罵了個狗血噴頭。

丁氏見她不語，放下手中的杯子，疑惑地反問道：「大嫂，妳怎麼不說話？莫不是訂親之人也不是大姑娘？這可奇了，府中還有其他的嫡女嗎，總不會是我們家的珊姐兒吧？」說到後面一句，丁氏的語氣冷硬起來。

符氏看魏氏一眼，低下頭去。

魏氏只覺腦門處隱隱作疼，這話讓她如何回答？這丁氏果然是不受教化的蠻橫之人，哪有人問話如此直白且不留餘地的，真真是魯鈍至極！

魏氏深吸一口氣，面上緩了緩，「不過是下人們亂嚼舌根子，二弟妹居然上趕著來質問我，著實有些不妥。」

丁氏一笑，不以為意道：「大嫂飽讀詩書，就不要與我這目不識丁之人計較，我這裡還嘀咕呢，哪能是我家珊姐兒呢，誰人不知我家二爺庶出又是個閒人，半個差事都沒有，訂親之時蔣家可是大學士，哪能眼瞎到與我們家二爺結親呢。」魏氏一聽這話頭疼了起來，一口氣堵在心間不上不下，偏還要強挺著，「二弟妹這張嘴可真是沒個把門的，一般人家怕是容不下如此多舌之人。」

「哈哈，大嫂有所不知，我們二爺就中意我這性子，還說弟妹我一日不罵他，他一日不舒爽。」

一家子賤骨頭！魏氏心中罵道。

符氏聽了卻是紅了眼眶，三爺對她不冷不熱的，只寵愛萬姨娘，近日都宿在那邊，她今兒個就是來找大嫂訴苦的，三爺已經有四個月沒有踏進她的房，如今聽著丁氏的話，讓她情何以堪？

看著丁氏因為愜意而顯得萬分紅潤的臉色，雖長相普通，可渾身透著一股舒心勁，符氏雖瞧不上二房一家，卻是羨慕丁氏有夫君疼愛，日子過得恣意快活！

終是覺得那被男人滋潤過的女人臉色刺目，符氏譏道：「二嫂慎言，女子最忌口無遮攔，外人聽見了，還道我們侯府無教養。」

「三弟妹也是大家小姐出身，斷不會將今日我們妯娌幾個的話傳出去，要不然旁人聽了，固然會說我多舌，卻也會道一句弟妹同樣多言，竟連府中私事也拿到外面說道，弟妹，妳說是不是這個理？」

符氏氣得轉過頭不理她。

丁氏又一笑，「大嫂自是不會出去說，這妳不說，我不說，她不說，誰人知道今日之事？」

魏氏似是被她氣笑了，一個屠戶女，不知從哪學個三言兩語，竟將自己給生生問住了，「好了，剛才的話我就當沒有聽到過，妳還有什麼事？」

「其他的事情倒也沒有，我成天裡圍著二爺和珊姐兒姊弟倆，他們的事就是最大的事，既然與蔣家訂親的不是我們珊姐兒，那便什麼事也沒了。」

符氏轉過頭來與魏氏對視一眼，各自低頭喝茶，都不搭話。

丁氏挑明了此事，見她們不答話也不介意，反正，若有朝一日魏氏真將那門親事栽到珊姐兒的頭上，就別怪她不客氣，她可不管什麼多舌不多舌，必將此事掀個底朝天。

見來意已挑明，丁氏也不多留，輕笑一聲道了告辭，意氣風發地邁著大步走出花

廳。

符氏在身後「呸」了一下，瞧那兩條腿邁得可真開，簡直粗魯不堪，有傷風化。丁氏剛出院子門便迎面碰上朝回府的世子南宏燾，他長得白淨儒雅，看著大踏步、無半點女子嬌態，比男子走得還豪放的丁氏，眉心微微皺起來，但又不好意思訓斥，只得重重地咳了一聲。

丁氏關切地問道：「見過大哥，大哥這是剛下朝回來？怎麼，嗓子不舒服，怕是染了風寒吧？」

妳才染了風寒！

南宏燾不喜地看著她堅毅的臉，哪個女子長成這個樣子還好意思出門亂晃，二弟真真是眼瞎，就這麼個醜婦還當個寶似的，要死要活地娶回府，氣得爹一年都沒搭理他。也不知這丁氏是給二弟灌了什麼迷魂湯，這麼多年來，二房半個姨娘都沒有，更別提什麼通房，聽都沒有聽說過。

他搖下頭，丁氏可不像是有手段的，就二弟那長相，與丁氏就是絕配，一個醜一個胖，誰也不嫌棄誰。

丁氏瞧見世子大伯的眼神，心下暗道：這些個世家子們心事可真難猜，不就是說他感染風寒，至於臉冷成這樣，真讓人受不了，磨磨唧唧的，有話也不直說，還是自己的丈夫好。

她想著，略彎身行個禮，腳不停地往自己的院子走。

南宏燾見她行禮還似模似樣的，又搖了下頭，不過是個屠戶女，能知禮就很不錯，哪能期望她能看懂人的眼色。

丁氏跑回自己的院子，見丈夫正在教女兒識字，與丈夫一對眼，兩人往內室走去。南珊見父母似有話要講，忙找個藉口，溜回自己的院子。

古樸高大的龍槐樹下，南珊無甚儀態地伏在桌子上，她紅櫻桃般的小嘴嘟著，臉上的肉一顫一顫地抖動，看著同樣身材渾圓的丫頭，不滿地抱怨著，日頭還盛，不過剛過未時，她就腹內空虛，咕嚕咕嚕直叫喚。

「好餓啊。千喜，晚膳什麼時候好？」

胖乎乎的丫頭名叫千喜，長得很是喜慶，圓臉圓眼，滿臉的憨厚，聽到小姐的話，她露出感同深受的表情，也下意識地摸著自己圓溜溜的肚子。

不遠處一個差不多年紀的丫頭走來，與千喜一模一樣的衣服，卻是要苗條許多，她將手中的盤子往南珊面前的石桌上一擺，裡面盛著十來個精巧的點心。

南珊的黑眸一亮，胖乎乎的小手捏著點心，一口一個地往嘴裡送，邊吃邊道：「這點心味兒不錯。」

「三小姐，您慢些。」身邊的丫頭倒上一杯茶水，小聲地提醒著。

「嗯嗯！」南珊的速度很快，沒過一會兒，一盤點心就只剩空盤子。

千喜遞上帕子，她拍拍手，用帕子一個一個地擦拭著小巧圓潤的指頭。

端點心的丫頭叫萬福，她見小姐吃好，將盤子收起，對著外面娉婷走過來的粉衣少女行禮，「表小姐好。」

粉衣少女叫鍾蔻珠，是侯府姑奶奶的女兒，她輕輕地坐在南珊對面，神色頗為失落，「三表妹好自在，還能躲在這裡清閒。」

南珊替她倒了一杯茶，「怎麼了，表姊，誰又給妳氣受？不會是姑母又念叨什麼了？」

鍾蔻珠歎口氣，看著滿眼關心的表妹一眼，心道：都是自家的娘親，本來她們娘倆寄住在侯府就該低調做人，可她娘偏偏事事要強，什麼都要攀比，見著今日大表姊去參加詩會，忍不住發酸，埋怨幾個舅舅不將她這個外甥女放在心上。

父親本是一個孤兒，由族中孀母養大，科舉入仕後理應奉養孀母，可母親與族中孀母不和，父親一去世就帶著嫁妝和她回了外祖家，親外祖母早就去世，現在的侯爺夫人是外祖父續娶的，府中又是大舅母當家，聽說母親原來在閨中就與大舅母不睦，如今寄住在此還一味地逞能耍強，半點也看不清時務。

南珊見她臉色鬱鬱卻又欲言又止，就知是姑母又作怪，不知今日又是為了何事？

「大表姊今日去參加詩會，妳可知曉？」

「原來是這事，那個濕啊乾的，它們認識我，我不認識它們。」南珊說著笑了起來，「我可沒那本事，也不會去找那罪受，怎麼，姑母因著這事又不痛快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？」鍾蔻珠又歎了下氣，「埋怨大舅舅不替我鋪路，又怪我不好好鑽研，連個拿得出手的才藝都沒有。」

本朝民風開放，女子地位頗高，有才情的女子更是備受大家的推崇，習文斷字、吟詩作詞都是世家貴女必學的功課。

府中有坐堂的夫子，教的都是些尋常的識字學文、琴棋書畫，侯府的姑娘們都跟著夫子上課，但魏氏私下又請了一個女先生，養在自己院子裡，專門教導她親生女兒南瑾的詩詞技藝。

魏氏所出的大小姐南瑾，三歲能寫，五歲能作詩，七歲以一首詠柳名動帝京，被稱為帝京第一才女！

想到這，南珊白胖的臉上現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嘲諷，詠柳？

見鍾蔻珠沮喪地垂頭，她嬌憨一笑，「姑母望女成鳳，也是煞費苦心。」

不過是失了丈夫，後半生都寄託在獨女身上，自是希望她能出類拔萃，將來嫁入高門，做母親的後半生也有倚仗。

見一向不諳世事的表妹都一語道破其中的玄機，鍾蔻珠又是重重一歎，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。

遠遠地，見一個身段姣美的大丫頭扭著腰身走來，儀態風流，若不是身著丫鬟的衣裙，不知情的還以為是哪個大戶人家的小姐。

那丫頭見著兩人，只點頭見禮，態度頗為倨傲。

南珊憨憨地笑問道：「絲條姊姊，可是大姊姊又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絲條的手中拿著一個捲筒，她纖長的手指將捲筒捋開，虔誠地抽出紙張，將那張紙在南珊和鍾蔻珠面前展開，「這是大小姐在詩會上作的詩，連護國夫人都大加讚賞，此詩被一致評定為頭名！」說完，見南珊張大嘴，她滿意地接著道：「大小姐還未回府，正與護國夫人共同探討詩詞，特命奴婢先行一步，將此絕句傳回

府中，讓各位小姐研讀。」

鍾蔻珠雙手將宣紙接過來。

絲條又道：「既然表小姐也在，那奴婢就不必多跑一趟，這份抄卷就放在這，兩位小姐慢慢品鑒，奴婢還要去四小姐處，先行告辭。」

南珊湊過頭去，見那宣紙上娟秀地寫著一首詩——不見子美久，佯狂真可哀！世人皆欲殺，吾意獨憐才。敏捷詩千首，飄零酒一杯。靜山讀書處，頭白好歸來。

「好詩！」鍾蔻珠小聲地吟讀著，「三表妹，大表姊確實極有才情，此詩不愧選為頭名。」

南珊木木地回著，「嗯，此詩極妙。」

詩聖杜甫的詩，何止是妙，根本就是千古佳句！

「大表姊帝京第一才女的稱號名不虛傳。」鍾蔻珠似是想到什麼，又歎了口氣，將詩卷收好，放到南珊的手上，「我已記下，回去摹寫一份再細細研讀，這份就留給妳吧。」

「謝謝表姊。」南珊笑嘻嘻地接過來。

府上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每回大小小姐南瑾作的詩都要送到各房小姐中，大家品讀後再齊聚大小小姐的蓬萊閣，先是個個背誦，接著就是說出讀後感。

這是魏氏定下的規矩，美其名曰南瑾身為一代才女，她的詩詞，同為姊妹的眾人一定要牢記於心，便是有人問起也能知其意，懂其內涵。

南珊目送著鍾蔻珠離去，垂下眼，看著手中的宣紙，譏笑一聲。

晚間時分，大小小姐與二小姐回府，南珊被知會前往蓬萊閣，等她到時，鍾蔻珠已經到了，正中間的上座坐著一位輕紗羽衣的少女。

少女冷若冰霜地看著牆上的壁畫，鵝臉蛋、嫣紅嘴，細長的柳眉，清冷的眼，青絲上一根白玉簪，宛若雪峰上的高嶺之花。

她身後的大丫頭碧玉不悅地看一眼南珊，所有的小姐們都到了，就三小姐來得最遲，但看著三小姐胖乎乎的模样，似乎還喘著氣，轉念一想，二房住得最為偏遠，也就不說什麼。

「開始吧。」

南瑾冷淡的聲音響起，坐在下首的二小姐南瑛連忙站起來，雙手攥著衣角，一字不差，流利地將詩句背出來，背完後垂下頭去。

「不錯，看著用了心，坐下吧。」

南瑛是大房庶出，平日裡連多餘的話都不敢說一句，看著唯唯諾諾的，衣袖處都有些短了。她聽見嫡姊的話，鬆了一口氣，才敢坐下。

接下來便是南珊了，她木著圓臉站起來，平聲平調地將詩背完。

上座的南瑾眉頭微微地皺起，看著她茫然的神色，心知以三妹妹的德行，能背完就算不錯，抬手示意她坐下。

緊接著是三房的四小姐南琬，三房也是嫡出，南琬自然大方許多，她長得很是嬌

俏，嫩黃色的八幅裙上繡著淡粉的枝花，腰處緊緊地束著粉嫩的帶子，越發顯得盈盈一握。

她聲音清脆地將詩一一誦來，抑揚頓挫，帶著豐沛的情感，任誰聽了都會誇這姑娘不僅有好嗓子，還是個似水的嬌人兒。

輪到鍾蔻珠時，自是輕鬆過關，接下來便是鑒賞。

「大姊姊，此詩實在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細細讀來讓人感同深受，知己難求，只四妹有一問，記得去年大姊姊另一首詩中曾提到一位美娘，不知與此詩中的子美是否同一人？」

說著，南琬將另一張紙抽出來，上面的詩云——美娘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。余亦東蒙客，憐君如知己。醉臥百花叢，攜手日同行。更想幽期處，還尋靜山谷。

「正是，看來四妹妹深知詩詞的精髓，不錯，這兩首詩確實同指一人，正是一位姓杜的女子。」南瑾冷豔的臉上現出嚮往，「此詩是我偶感而發之作，大意是一位姓李的公子思念亦師亦友的妻子，我聞之憐其癡情，寫下此詩！去年遇見時，李生與杜氏正情投意合之時，一時感念，故有前一首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南琬的眼眶有些濕意，「大姊姊敏而有才，善而知憫，能由細微之中道出人間真情，實在令妹妹心生景仰。」

南珊的臉更加木然，一臉懵懂之色，看著用帕子拭淚的南琬，低下頭去，心道：杜甫若也能穿越，必會當場給妳一大耳刮子，妳抄襲便抄襲，改詩也就罷了，本是杜甫寫給李白的詩，妳改成李白寫給杜甫的也行，可將一個大男人說成嬌滴滴的女子，哪個男人能忍？

美娘？杜甫，字子美，妳叫人家美娘？他會不會半夜摸上蓬萊閣的門？

上座的少女俯視著她們，神色越發傲然，「大凡詩詞大家，無不通古今，知時事，曉天下，方能做出傳世之作，還望各位妹妹以史為鑒，以前人為範本，多多讀書，不為成名，也為知理！」

「是，謹記大姊姊教誨。」

從蓬萊閣出來後，邁出院門的南珊一轉頭，見上頭金邊銀底的三個字發著冷光。在她以前生活的世界中，傳說中蓬萊島上有仙人，仙人住在樓閣中，南瑾這是將自己喻做仙子了。

「大表姊這院子的名字起得妙，初見時我百般思量不解其意，後聽大表姊道出，原來蓬萊是一座仙山，大表姊學識淵博，讓我等望塵莫及。」鍾蔻珠站在南珊的後面，感歎了一句。

南珊回頭朝她一笑，便拉著她的手一同回去，兩人住得近，都在府中最偏的西邊，初夏的風還是有些涼的，表姊妹倆相互攙著，萬福在前面打著燈籠。

慢慢地越走越偏，燈籠被風吹得左右晃動，涼風透過輕薄的衣衫，帶著微微的水氣，又冰又涼，兩人越發靠得近。

「三表妹，妳身上好暖和。」

「哈哈。」南珊笑起來，「我身上肉多厚實，自然暖暖的，現在知道胖人的好處了吧？」

「嗯！」鍾蔻珠也笑了起來，將她的手臂挽得更緊，「可是暖和歸暖和，時人以瘦為美，三表妹還是稍加克制些飲食。」

聞言，南珊笑了笑，她本就貪嘴，前世也是一樣，卻不胖；今生她還有一個更為貪嘴、滿心縱容她的父親，便是想克制也克制不起來，看著父親的身材，怕是遺傳肥，這樣子的最是難瘦下來。

鍾蔻珠放慢步子，輕聲地在她耳邊低語，「三表妹，妳可曾聽說蔣家的事？」

見三表妹不明白的樣子，鍾蔻珠將聲音放得更低，「蔣家落敗，前幾日不是還有傳言說，府中只是許了個嫡女給蔣家，並未指名道姓？大舅母明擺著想賴掉親事，又怕壞了大姊姊的名聲，正想著法子將此事圓了。」

「圓了？」

「嗯，我聽說當初訂親時，確實只說嫡女，那時候侯府出生的只有大表姊一人，眾人都以為是大表姊，可現在府中的嫡女可不只一位。」

南珊木木地看著她，魏氏這是想讓自己的女兒另攀高枝，再找個人打發蔣家，不就是偷梁換柱的事唄。

鍾蔻珠見她呆呆的，似是還沒明白，歎氣道：「二舅舅雖是庶出，可三表妹也算是嫡女啊。」

她算哪門子的嫡女，論身分怕是還比不上一般世家的庶女？

在岔路分手後，南珊帶著丫頭往回走，腦子裡想著表姊的話，又想著那日見過的男子，心頭一片亂糟糟的，可抬頭見到不遠處有一個黑影鬼鬼祟祟挪動著，黑影身形龐大，走得很慢，她心瞬間一暖。

「爹。」

「珊姐兒。」

正是她父親的聲音。

「爹，你出來幹什麼？」南珊心裡受用，嘴上卻小聲地抱怨著，跑上前挽著她爹的肥碩的手臂。

南二爺見女兒貼心的樣子，喜得見牙不見眼，「聽丫頭說妳晚上用得不多，為父擔心妳餓著，走，還給妳留了湯。」

南珊晃著他的手臂，滿臉的嬌憨，「還是爹最好。」

「哈哈——」南二爺爽朗地笑著，「傻閨女，爹不好誰好？」

留著燈的灶間，南珊大口地喝著雞湯，南二爺一臉慈愛地看著自己的女兒，眼眯成一條縫兒，等女兒喝完才將她送回房間。

第三章 爬床的丫鬟

翌日，丁氏母女倆前往灶下，南珊一眼看到案上新鮮的藕棒，似是清晨剛採下的，水嫩嫩的，看上去就知吃起來一定脆鮮無比，心知必是大舅舅早上讓人送來的。聽聞他們最近油水不足，丁大舅又送來半扇肉，她高興起來，也不吩咐下人，自己找個小竹籃子，裝上一半藕棒，上面蓋個布巾。

丁氏見女兒的動作，欣慰地誇道：「還是珊姐兒心細，這些素時鮮妳祖母必定喜愛！」

南珊嬌憨一笑，將小籃子挽在手臂上，「娘，我給祖母送去了。」

丁氏摸下女兒軟嫩肉乎的臉，滿心滿眼的歡喜，「去吧，記得回來吃午膳，有妳最愛吃的肉燕，娘親自給妳下廚。」

「好咧。」南珊跑遠了，邊跑邊朝母親揮著手。

她一身嫩綠的衣裙，襯得白撲撲的圓臉更加紅嫩，胖胖的身板走起路來倒是靈巧，迎著早上的初陽，滿臉的朝氣，一路往清暉院走去。

南珊口中的祖母是德勇侯後娶的夫人盧氏，先侯爺夫人去世時，侯府的三子一女皆已長大，盧氏進門後不知因何緣由，不久便避居佛堂，膝下無一兒半女。

往清暉院的路上正好碰到南琬，她一身粉色的衣裙，模樣嬌俏可人，也提著個精巧的籃子在收集花瓣，南珊笑嘻嘻地打著招呼，「四妹妹，妳採花啊？」

南琬嬌柔地摘下一朵茉莉，眼皮未抬便道：「帶著露珠的花，做花茶最是合適不過。」

「四妹妹好雅興。」

對方似是看不上南珊的樣子，冷著臉與丫頭往花圃另一頭走去，南珊抬眉笑了笑，不以為意，將小籃子往上提了提，直奔清暉院。

「哼，光知道吃的蠢貨，討好人也不看看身分！」南琬嘴一撇，看著她跑過去的方向，滿府中誰將清暉院那位放在眼裡，也就南珊這個笨的巴巴地上前討好。那話語隱隱隨風傳到南珊耳中，她低眉一笑，討好？還真不是。盧氏無子又無女，在侯府中如隱形人一般的存在，無寵又無權，娘家出身也不顯，不過是錦州知府的妹妹，這樣的人討好有何用？

不過是她心中憐憫，見盧氏一人實在可憐，時常去相陪，日久天長，兩人倒是交情深厚，外人瞧著是祖孫情，可在她自己看來，盧氏與她前世的年紀相差不了多少，說是閨密也行。

思索間，清暉院就到了，青嬤嬤看到她就笑了起來，「三小姐，趕緊進來。」一面朝裡高喊著，「老夫人，三小姐來了。」

南珊將手中的籃子遞給青嬤嬤，對方將布巾一掀開，驚喜道：「好鮮嫩的藕棒，這可是個稀罕物，也就三小姐有心，有口好吃的都想著老夫人。」

這時，內室門簾處走來一位身穿灰衣的婦人，約三十多歲的樣子，面容平靜，中人之姿，髮髻梳得一絲不苟，除了一支桃木簪別無他物，見到南珊，往日裡晦澀的眸中劃過淡淡的喜悅，「珊姐兒來了，快來祖母這裡。」

「祖母，這幾日您咳嗽好些了嗎？」

南珊乖巧地坐在她下首，仰起臉蛋對著她，白嫩的雙手下意識地替她捏著腿，因著長年跪蒲團禮佛，盧氏的寒腿之症甚是嚴重。

盧氏滿臉慈愛地看著她，摸著她頭上的髮髻，「已經好了，也就我們珊姐兒還記掛我這老婆子的病。」

「那祖母您可得好好的，讓珊姐兒少操心。」

軟嫩的脆聲說得人心底發酥，盧氏眼中的暖意更盛，輕聲答著，「好，依我們珊姐兒的。」

南珊將桌子上的經書遞給盧氏，趴在她身邊，聽著盧氏那平靜的語調誦著經書，安撫人心般的聲音緩緩地響在耳邊，恍若時光在此刻停留，她慢慢地睡著了。青嬾嬾與盧氏相視一笑，輕輕地給她身上搭了一件披風，南珊無意識地縮下脖子，粉嫩的小嘴嚙動著，睡得更香。

「三小姐是個好的，良善純真，只可惜出身不好，聽說主院那位想將主意打到二房頭上，蔣家那門親事怕是有變。」

盧氏冷哼一聲，「哼，魏氏果然上不了檯面，不過是個奴才家出來的姑娘，沾護國夫人的光封了伯爵，還當自己是真正的世家貴女了，吃相難看不說還完全不知遮掩。」說著看著睡得香甜的南珊，眼神一軟，「當年與蔣家訂親時我可是在場的，魏氏想李代桃僵也要看老婆子我同不同意！」

「小姐，妳別整天老婆子、老婆子的，妳才三十六歲，哪裡就是個老婆子了？」盧氏的眼神黯下去，眸中的暮色更盛，歎氣道：「青娘，不是長相，是心老，我的心已經垂垂老矣。」

青嬾嬾的眼眶一紅，「小姐，想想珊姐兒，珊姐兒如此孝順，為了她，妳可不能意志消沉下去。」

盧氏看一眼正作著美夢的胖姑娘，雙手撫著她鴉黑的青絲，低頭不語。

睡了約莫半個時辰，南珊睜開眼，伸下懶腰，見盧氏依舊坐著原來的位置上，滿目慈愛地看著她。

她用袖子抹下嘴角的口水，揉下微麻的手臂，不好意思地道：「祖母，我又睡著了？」

「不礙事的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多睡些對身子好。」

抬頭看下外面的天色，日頭漸高，想著母親說的肉燕，她支吾著，「祖母，今天珊兒就不陪您用飯了，我娘親自下廚呢。」

盧氏笑了笑，「妳娘的手藝自是好的，祖母這裡都是些素菜，確實不合妳的胃口。」南珊不好意思地乾笑，裝做聽不懂盧氏語氣中的調侃，拿過空籃子，邁著小粗腿，往自家的院子去。

路過花圃時，花叢中似有什麼東西在晃動，她翻了白眼，加快腳步，花叢中卻突然冒出一個少年，正是換嗓的年紀，聲音如磨石子般，讓人聽了不舒服。

「三胖兒，這是去哪了啊？」

少年約十三歲的樣子，面嫩體長，看相貌確實是個俊俏的小公子，可這性子……本不欲與其計較的南珊聽見三胖兒幾個字馬上火大起來，惡狠狠地盯著少年，「瑋哥兒，我是你的三姊，便是不願意喚我為姊也不能叫我三胖兒，難道先生沒有在學堂中教過你上尊老，下愛幼？」

南瑋是大房的嫡次子，平日裡最不把他們二房看在眼中，往日南珊是能躲就躲，不就是一個半大的小屁孩，她還真不願意與他計較，可她最不能忍的就是南瑋叫她三胖兒，從他的嘴裡叫出來，總是帶著讓人極其難受的惡意。

「三胖兒，妳知道什麼叫尊老愛幼？就妳那榆木腦袋，怕是還認不全《三字經》

上的字吧？」

南珊深吸一口氣，譏笑一聲，「認不全又怎麼樣，便是認不全上面的字，我也知道見到年長者要用敬稱，哪像你，書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。」

少年氣得嘎嘎叫起來，「什麼狗肚子，大家閨秀說粗話，果然是上不了檯面的庶……」

「塘哥兒！」

遠處傳來一聲厲喝，一位白衣瘦高的少年走來，正是魏氏的嫡長子南璟，他的長相肖母，與魏氏有七分相似。

南塘見親哥哥來了，如鼠見貓般「哧溜」一下子跑遠，速度之快，看得她瞠目結舌。

南珊慢慢轉過頭，對南璟行禮，「大哥哥好。」

「嗯。」南璟看著她，似無奈般搖下頭，「塘哥兒性子玩劣，三妹妹不要與他計較。」

南璟與南塘的性子截然相反，雖然只比她大一歲，可性子穩重、為人老成，聽說在國子監中很是得先生們的器重，對於她也沒有明顯的厭惡，總是以禮相待。

南珊露出憨笑，「大哥哥言重了，塘哥兒不過是愛開玩笑，我自是不會放在心上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他略微看她一眼，便錯身往另一個方向而去。

西院轉角的書房門半閉著，上頭的紅漆掉得東一塊西一塊，露出木頭原本的顏色。外面悄悄地走來一位丫鬟裝扮的女子，尖尖的臉蛋、細細的腰，一身淡青色的交襟束腰齊踝裙，臉上抹著厚厚的脂粉，刻薄的嘴塗得紅豔豔的，泛著桃色的眼中帶著一絲得意。

她擺著柳腰，慢慢地靠近書房，見左右無人，閃身進了去。

正走進院子裡的南珊遠遠瞧見這一幕，心道：剛才那偷偷進父親書房的丫頭，不正是大伯母院子裡的柳絮嗎？

那丫頭進去不久便聽見裡面發出「匡噹」一聲響，南珊嘴角露出一個狡黠的笑容，丟下手中的籃子，如小牛犢般地衝進去，見柳絮正跌坐在地上，一雙美目中泛著水意，泫然欲泣地看著座上的男子。

南二爺肥胖如熊的身子挪了挪，滿是肥肉的臉一抖一抖的，神色黑如鍋底，厲喝道：「妳可真是好膽色，也不知是何人許了妳什麼好處，讓妳跑到我這西跨院中來送死，就妳這副模樣，二爺我一屁股坐下去，妳就得一命嗚呼。」說完瞧見跑進來的女兒，馬上換了一個慈如彌勒的臉，「珊姐兒怎麼來了？趕緊出去，莫看這些個骯髒玩意，生生髒了眼。」

南珊裝出無辜的樣子，似是不明白父親說的話，看得南二爺一陣失笑，父女倆擠眉弄眼的，將那地上的美人兒晾著。

「什麼骯髒東西，竟然跑到老娘的院子裡來撒野！」

外面傳來丁氏的聲音，那剛還擺著嬌羞姿勢坐在地上的丫頭臉色變了幾變，二夫

人不是在灶下親自下廚做飯嗎，怎麼這麼快就趕過來？

可想著丁氏的模樣，她又挺直了身體，論長相，她可是個美人兒，哪是丁氏一個粗鄙的婦人所能比的。她如此想著，一雙眼輕拋著媚眼，去看座上的南二爺。隨著外面的話音一落，身著窄袖衣裙的丁氏一腳跨進來，見著地上的嬌人兒，嘴角泛起冷笑，「原來是大嫂院子裡的柳絮啊，可真是稀客！是大嫂讓妳來的？」丁氏正在灶下處理大哥送來的半扇豬肉，聽得丫頭的報信，立刻風風火火地殺來。「不、不是的，二夫人！」柳絮兒急得直擺手，兩雙眼睛還不停地瞄著南二爺，一副欲語還休的模樣。

「哈哈——」丁氏見她這作派忽地大笑起來，亮出手中的傢伙，大手翻轉，手中的雙刀交在一起，摩擦一下，寒光四射，泛著森冷寒光的剝肉刀和剔骨刀在她手中拋上拋下，嚇得柳絮直往後縮。

丁氏一使眼色，後面的婆子便不由分說地將柳絮捆綁起來。

柳絮一邊掙扎一邊求饒，「二夫人饒命，奴婢是不小心闖入二爺的書房，確是無心之失，望二夫人明察。」說著一雙眼去勾南二爺，「二爺，您幫奴婢說說話，奴婢什麼也沒做啊。」

什麼也沒做？南二爺面上的肥肉抖著，是什麼都沒來得及做吧！他正伏案小憩，這丫頭就鬼鬼祟祟地進來，正要解身上的衣衫，他聞著濃郁的香粉味立馬清醒過來，一見著來人就一腳蹬了出去，這才沒著了這丫頭的道。

丁氏自是相信丈夫，心中冷哼，大嫂這家管得真好，光盯著撈銀子，剋扣派發的定例，手下的人卻一個個都削尖了腦袋想爬爺們的床。

她不理那柳絮的叫喚，直接堵了嘴押上，一行人氣勢洶洶往主院去。

主院中的魏氏見丁氏手中雙刀不離，氣勢洶洶地走來，後面跟著五花大綁的柳絮，她的面色冷了下來，「二弟妹這是鬧哪齣，咱們侯府可不是妳的流仙鎮，更不是什麼市井鄉野，妳拿著兩把殺豬刀是要做什麼？」

丁氏緊緊地盯著魏氏，半步不退讓，「大嫂莫怪，實是在灶下剝肉沒來得及放下，弟妹也正要問大嫂，這小叔子的閨房之事什麼時候輪到一個做大嫂的插手，怨弟妹讀書少，竟不知世家的貴女們都是如此行事的？」

魏氏掃一眼堵著嘴的柳絮，立馬明白這浪蹄子見在自己院裡沒地方出手，竟將騷氣撒到二房那邊，頓時氣得柳眉倒豎，眼中厲色盡現。

立在魏氏身後的雲姨娘低下頭去，她是二小姐南瑛的生母，也是魏氏從娘家帶來的陪嫁丫頭，柳絮幾次三番地到世子跟前晃蕩，若不是夫人盯得緊，怕是早就得手了。

人人都以為能當上侯府世子的姨娘，是她們這些丫頭最好的出路，其實內裡的心酸又有幾人知道呢？當上了姨娘又如何，生了子女又如何？在主母的面前，她還是個丫頭，做的依然是丫頭的活計，斟茶倒水、捏背捶腿，便是親生的女兒都不能親口喚一聲娘。

瑛姐兒跟在大小姐身邊還比不過大小姐的幾個貼身丫頭體面，說句大不敬的話，走出去，旁人定會以為瑛姐兒是丫頭，絲條她們幾個是小姐。

可這些苦楚她不能說，只能一遍一遍地叮囑女兒，陪好大小姐，以後才能嫁個體面點的人家做正頭娘子，那她這輩子也就知足了。

柳絮嘴裡「嗚嗚」叫喚著，魏氏連看也不看她一眼，柳絮的臉色變得煞白，夫人的眼睛最是容不得沙子。

畢竟是自己院子裡的人，俗話說打狗還得看主人，魏氏怒道：「二弟妹慎言，柳絮的事情我半點不知曉，且捉姦捉雙，我觀柳絮衣著完好，不知弟妹是在哪裡將人拿住的？」

丁氏冷笑一聲，剝肉刀一揮，扎在魏氏面前的桌子上，入木三寸，驚得魏氏頭往後仰，塗滿蔻丹的手撫著怦怦直跳的胸口，這個丁氏，果然是個混不吝的殺豬女！

「大嫂出身顯貴之家，巧舌如簧，弟妹我這笨嘴可說不出那些個彎彎繞繞，人是在二爺書房逮住的，至於她怎麼會出現在那裡……大嫂可不要說是妳派去傳話什麼的，弟妹我是一萬個不信，傳個話還要先解衣衫？」

魏氏呼出一口氣，狠狠地刮一眼柳絮，朝身後的婆子揮下手，那婆子便將柳絮提到外面，不一會兒，啪啪的板子聲便響了起來，因堵著嘴，只能聽見微弱的嗚咽聲。

魏氏瞧見丁氏後面的南珊，語氣陡地一轉，「二弟妹再是不知事，也不會不知珊姐兒還是個閨閣小姐，怎麼能讓她見著這些陰私？」

南珊見魏氏提到自己，肉嘟嘟的臉上全是茫然之色，彷彿根本聽不懂魏氏的話，將魏氏氣得更加鬱悶，這就是個榆木疙瘩！

「弟妹不如大嫂書讀得多，可也明白一個道理，多學多看才能萬事通達，這樣的後宅陰私見得多了，自然知道如何防範，總比一味清高，不通庶務的好，大嫂妳說是不是？」

魏氏又被氣得一噎，說誰清高不通庶務？她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弟妹，入了侯府幾年，別的沒有長進，嘴皮子倒是越來越溜。」

「大嫂過獎了，都是這些年耳濡目染，跟大嫂學的。」

魏氏一口氣堵得只差沒翻白眼，目送著昂首闊步走出去的丁氏，臉瞬間陰了下來，「柳絮留不得，賣了吧。」

「是。」聽出夫人語氣中的殘酷，雲姨娘的頭垂得更低。

被堵了嘴、滿身是傷的柳絮被婆子給拉了下去，那婆子對著人牙子耳語幾聲。

人牙子笑得臉上像開朵花似的，看著面皮細嫩如大家閨秀般的柳絮，心道：果然是個好相貌，怪不得一門心思想爬爺們的床，將她賣到那見不得人的地方必能得個大價錢。

「慢著。」

人牙子臉上的笑驀地僵住，看著走過來的中年男子，那婆子連忙拉著她行禮，她這才知道中年男子原來正是府中的世子。

南宏燾看著衣裳不整的柳絮，眼中劃過一絲心疼，如此的美人兒，人居然下得了這樣的狠手，看那股後似有血跡滲出，怕打的都是實心板子。

柳絮顧不得身上的疼痛，掙扎著揮動雙臂，嘴裡嗚咽出聲，美目中盛滿驚恐的淚水，可憐兮兮地看著他。

被女子如此全身心依賴地看著，南宏燾心動不已，對著婆子喝道：「府中下人犯錯，責罰改過即可，夫人一向仁慈，莫不是妳們這些奴才托大，做主將人發賣？」這話婆子哪裡敢答，用眼神示意人牙子先走，人牙子連忙離開。

南宏燾見婆子不說話，伸手將柳絮拉起來，柳絮身上有傷，站不住腳，身子一軟便跌進他的懷中，他就勢將人一把摟住，對著婆子沉聲道：「此事我自會與夫人商議。」

南宏燾將柳絮安頓在前院的偏房內。

讓大夫上過藥，柳絮作勢便要跪下，「世子大恩大德，柳絮無以為報，願做牛做馬任世子差遣。」說著，目光含情，微低下頭。

那嬌羞的模樣讓南宏燾恨不得立馬飛身上榻，可她身上暫時有傷，等傷好後也不遲，他滿心愉悅地道：「本世子不用妳做牛做馬，相反，還要讓妳跟著吃香喝辣。」

柳絮心中一喜，軟軟地倒在他的懷中。

與此同時，主院中的魏氏氣得將桌子上的飯菜全部掀翻，好妳個柳絮，居然被世子護起來，讓她這個正室夫人情何以堪！

半晌後，南宏燾若無其事地回到主院，漫不經心地道：「我知夫人歷來心善，那柳絮原也沒犯什麼錯，怕是下人們弄錯了妳的意思，往後她就開臉留在前院吧。」

魏氏心中怒火滔天，臉上卻還要裝做大度的樣子，「既然夫君喜歡，那便留在身邊當個樂子。」

「夫人賢慧。」

南宏燾很滿意魏氏此刻的識相，魏氏一向將院子抓得嚴，他除了以前的老通房外，只有雲氏一個姨娘，老通房顏色已老，雲氏也不再年輕，算起來他足有十多年沒有納妾，也算得上是潔身自好的男人了。

等他一走，魏氏的臉立馬恢復冷若冰霜的樣子，恨恨地盯著他的背影。

等大房這些個破事傳到了丁氏的耳中，她嘲弄一笑，看著吃得香甜的丈夫和兒女，笑得一臉滿足。